



当地人将临渚境内的渚河叫运粮河，足以说明其漕运的历史功能。今天，虽然运粮河已沉睡在了地下，但轮廓、位置还在。宽阔平坦的河床、那道高2米—3米的原运粮河堤岸在临渚境内清晰可见。人们在河床上耕种、收获，大小村庄散落两岸。

灾后村庄搬迁河道填平

渚河故道挖出白酒 各村名因漕运而生

酒因水而美。景芝酒源于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，兴盛于北宋，历史如此悠久，渚水功不可没。“三产灵芝真宝地，一条渚水是酒泉”，一副楹联道出了渚水与景芝酒的渊源。

《山东一轻工业志》载：渚河水质清冽，深处藻萍映绿，浅处水净沙明，游鱼相戏，鹈蚌相争，河畔多生灵芝。汲水烹茶，茶香浓郁；引流酿酒，酒味芬芳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经山东省地矿局分析化验，景芝水（渚河水）里含有20多种微量元素。检验报告称：景芝送检的水质，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，被确认为“天然饮用矿泉水”。

据说，上世纪70年代填河造地时，在今景芝镇芝泮村西，渚河拐弯处行船“支牌”码头附近，村民挖出的古船上装有两个大泥坛，内有残存液体，竟然酒味浓郁，想必是行船从景芝装运白酒返回途中在此沉没。

在高家庄村后的“粮湾”码头处同样挖出了古船和桅杆。高家庄村79岁的老支书窦连琪回忆，早年的“粮湾”长约80米、宽约70米，深约3米，“粮湾”是古时运粮河上的一个转运码头。

在临渚，上了岁数的老人都能讲出不少关于运粮河的传说故事。前些年，在石家埠村前、高家庄村后的运粮河北岸，有一种牛蒡的农户在打牛蒡沟时竟打出很多古钱，从唐到宋，其中有徽宗赵佶御书瘦金体的崇宁通宝、崇宁重宝等；还有村民在运粮河捡到锈迹斑斑的宝剑。

就连芝泮、笔墨、河套等村名，也都是由运粮河衍生而来。

芝泮村80岁的赵立南早年一直担任村干部，他说，楚汉战争时期，芝泮村西叫“支派”的小码头，是运送粮食、物品装卸地，大量的运粮船要在该码头支取号牌，类似通行类的凭证，时间久了，为了方便活计，就在那里盖上了房子，繁衍生息。村名先称“支牌”，后演化成“芝泮”“芝泮”。据资料记载，汉代就有“芝盘城”。

小河套村是因为运粮河在此地形成了一个河套而得名；笔墨村的村名也是居住的人在“支派”码头负责执笔记账，是舞文弄墨之人，形成村落遂取名“笔墨”村，后曾叫民主村，现在分东笔墨、中笔墨和西笔墨3个村。



位于今景芝镇仇岗村北的古渚河（运粮河）南岸河堤至今仍清晰可见。王玉芳 摄



王玉国介绍，这片高台地就是汉代“芝盘城”所在地。王玉芳 摄

运粮河道填平造地 临渚境内渚河消失

古时的临渚运粮河（渚河），繁忙季节，沿着蜿蜒东进的渚水，船帆浩浩荡荡，往来运输粮食或其他货物。船楫往来，波光帆影，渔火闪烁，满河生机。

今年83岁的张培义从事水利工作37年，从临渚水利站退休。据他介绍，临渚运粮河西起古河，东至伏留，全长16公里，河床宽300米。为防止汛期河水泛滥，上世纪50年代在老河床上开挖了一条子河。1974年一场大水，因部分河道阻塞导致运粮河两岸多个村庄受灾，墙倒屋塌，损失惨重。1976年，临渚公社党委决定根治运粮河：从两岸取土将河床填平造地，再沿河挖一条干渠引水，分流灌溉沿渠农田。

这一年，安丘县委县政府把这一工程列为全县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项目。秋收结束后，公社党委成立领导小组和工程指挥部，下设4个营、16个连，连下设排，排下设组。同时抽调供销社、铁木厂、粮管所、机关、医院、学校精干人员组成了后勤保障组、通讯报道组，打响了“改造运粮河战役”。当时小推车是最先进的工具，但是人们热情高涨，干劲十足。运粮河改造工程规模之大、战线之长、动用人力物力之多，当属临渚农田水利建设史上之最。

那次洪水过后，运粮河的河道被填平造地，临渚境内的渚河就这样完全“消失”。

一条消失了的河流是一段封存于地下的历史文化。国内学术界把消失了的隋唐大运河称为地下文化长廊，那么，临渚的渚河也应该是一条“地下文化走廊”。

堰渚入荆惠及两岸 合流后新河称渠河

“堰渚入荆”工程改变了渚河的命运，一条充满活力的“渠河”由此诞生，成为安丘、诸城两地的界河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在渚河上修“大寨田”时，村民在院上村前的古河底挖出一块石碑，上有“渚河”字样，表明古时候渚河是从东古河村、西古河村之间向北，经临渚村东南景芝村西北流入潍河，且水量丰沛，可以通航。

“堰渚入荆”后，渚河水进入荆河，渚河水量远远大于荆河，由于合流后的新河是开渠引水而成，称“渠河”。渚河下游改道且成为“渠河”以后，中、上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叫“渚水”“渚河”。

安丘市石埠子镇召忽墓前有一块“齐召忽墓”碑，是清雍正五年（1727）安丘人马长淑、李文敷、徐天祥和诸城张雯等人所立，碑上有诗为证：“姑幕城西召忽庄，高坟犹在未全荒。生臣业遂雄风有，烈士名留渚水旁……”召忽墓与渠河相距一二公里，而诗中“烈士名留渚水旁”，而没说“渠河

旁”，说明那时还叫“渚水”。

清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，邱锡光（嘉庆六年辛酉科山东乡试解元，诸城人，一说安丘人）所写《游批峡谷记》一文中，说在披甲峪能“南望渚水如匹练”，句中用“渚水”而不是“渠河”。《考古》杂志1963年第10期刊载了山东省博物馆的《山东安丘峒峪、胡峪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》，其中有一幅遗址位置图，在今天渠河的位置明确标注“大渚河”。

而渚河上游段，特别是今天沂水县境内的那段，至今称为“渚河”。

今天的渠河全长100余公里。从太平山下到景芝古河村，长75公里，属于古渚水河段，占今天全部渠河河段的四分之三，所以，“渠河”可视作古“渚水”。从古河村到诸城石桥镇都吉台村之间的人工开挖河段，长6公里；从都吉台村到潍河入口处“借用”的古荆水河段，长19公里。尽管这25公里是名副其实的“渠河”，但南岸诸城一些村庄的人们至今仍然习惯叫荆河。